

第三部分 (AI整理版...

来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LYNTxYpCg4>

讲师:

这对外国人而言真的只是一瞥。我唯一的愿望，是希望它能激发一些学生的兴趣，让他们想要更深入地探索。或者退而求其次，至少让他们意识到——存在这样的研究领域，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印度佛教。

因为在此之外，佛教总是首先被归类为一种宗教，然后被简化成与和平、非暴力、素食主义有关的东西，我不知道……还有慈悲、爱。如果你稍微幸运一点，会听说佛教与正念有关；如果更幸运，则会听说佛教与缘起空性有关。但佛教的内容远比这丰富得多，它几乎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佛陀、佛教徒，他们的思维方式的核心目标，是真正地发现并实现真理，这被称为解脱 (Moksha)。我想科学家们称之为"尤里卡时刻"，对吧？

所以，如果你能想象一下——就像"解放"这个词，就像美国大片里那种"啊，就是它！"的感觉——然后是彻底的解脱。希望这能让你瞥见：哇，原来还有这样一种方法。因为你知道，通常我们谈论五蕴的时候，都只是非常笼统的概括。即使是"苦"这个词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概括，就像我们昨天讨论的那样。

实际上，尤其是在能力层面，关于苦的构成以及如何验证苦，有非常非常详细的教义。我现在意识到，苦不能简单地翻译成"痛苦"。我认为人们把它理解为某种"不满足"，这个理解做得很好，真的非常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方式。

总之，我们写了一些东西。好，"法" (Dharma) 这个词，在藏语中被翻译成"椎" (chos)，我真的不知道，发明这个译词的人真是天才。我们都在等着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想出一个词来翻译"Dharma"——这个词有十几种不同的含义。

"Dharma"这个词我们经常用，对吧？"我是一个Dharma修行者。"当我们这么说的时，通常假设我们指的是某种特定修行方式 (sadhana) 的修行者，比如冥想等等。但"Dharma"最重要的含义之一，或许也是它最深远的含义，是"现象"。所以对于一个受过训练的人来说，当有人说"我是Dharma的修行者"时，实际上也是在说"我是现象的修行者"。我修行现象——意思是，在最深层次上，我并不了解一切，包括内在和外在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基本上就像说"我是科学家，我是终极意义上的矿物学家"。

"Dharma"这个词本身蕴含着丰富的灵魂。它还有"保护、免受伤害"的含义——防止误入歧途，防止漂泊、消逝、原地打转；防止迷失，基本上就是保护自己免于经历那些无休止的幻象与迷乱。

所以今天早上，如果我们选择从"现象"这个角度来理解"法"，那么"阿毗达摩"（Abhidharma）便是最直接相关的，因为阿毗达摩实际上就是在现象的背景下对法进行深入研究。正如我们昨天已经讨论过的，诸如此类，这些都是现象的范畴。

你必须记住，当然存在无穷无尽的现象，比如乌鸦有没有牙齿——那当然也是一种现象。但这里最直接的问题，是保护自己免于迷失。无论你是否理解乌鸦有没有牙齿，可能都无法真正帮助你避免迷失，因为迷失本身可能就是一种迷幻。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宗教研究领域，阿毗达摩（Abhidharma）的研究实际上应该成为医学生和政治家的必修课。我觉得他们至少应该了解一些阿毗达摩，因为我认为它真的能改变他们看待生活的方式。

好吧，总之，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听过阿毗达摩的教义。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我虽然技巧娴熟，但并不十分成功，只是匆匆略过很多主题，基本上忽略了很多。我的意思是，即便是关于"蕴"的部分，你可以谈五蕴，也许我们之后会再次探讨其中一些，比如业行、业力或意识。但由于时间有限，我认为我们今天需要聚焦于一个主题。

让我们从"indriya"这个词开始——梵语或巴利语中的"indriya"。Indriya的意思……有点像是"感官能力"，对吧，感官能力。有趣的是，在印度教世界里，有一个叫因陀罗（Indra）的神，他非常强大，但也非常顽皮。我甚至读到过，他因为厌倦了天界的生活——那里总是有美酒、柔软的坐垫和美丽的供养——所以想当一段时间的猪。这其实是一个与佛教有关的故事，你听说过吗？

他当时非常强大，所以他想当大约三百个劫的猪。与此同时，在天界——天界是什么？总之，那是他的王国，他的朝廷所在之处。在那里，所有的神都在讨论人界正在发生的灾难：到处都是混乱和破坏，饥荒、战争，种种问题。于是他们召开会议，但会议必须由因陀罗主持，因为他是老大，然而因陀罗却不见踪影。于是，我想应该是梵天或者毗湿奴被派去寻找他，找到他时，他正躺在泥潭里。于是他们……总之让他"回来了"。

这些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就像童话，但它们非常丰富，我总是觉得意味深长。因陀罗当时说："啊，你们就不能让我在我的泥潭里安息一会儿吗？我已经为三界服务了亿万年了。"然后那些神说不行，因为这里有紧急情况，我们需要派人去保护地球。据说，因陀罗、梵天、毗湿奴互相商量，说："你去吧。"然后又说："不，不，不，不。"没人想去地球。后来，嗯，是众神的精神导师——也就是佛陀的某个前世——他们都来找他。他说："哦，你们来了。这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去。"每个人都说："不，不，你不能去，因为你是我们的老师。"他说："不，我必须去。有人和我一样有资格，我会把我的王冠传给他人。"于是他被任命之后，便前往了兜率天等处。

总之，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只是在告诉你，因陀罗这个神——强大、顽皮、桀骜不驯，但同时也制定规则——包含着这一切悖论。

现在你想想，当我们谈到因陀罗（indriya）时：就像我们的眼睛、鼻子、耳朵——这些在印度语境中同样存在。通常我们谈论五种感官，对吧？但根据阿毗达摩，并非如此。根据阿毗达摩，共有二十二种感官（indriya）。你看，这正是印度人过去认为的另一件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谈论的感官是眼、耳、鼻、舌、身、意，但阿毗达摩谈论的远不止这些，共有二十二种。

我们不会一一赘述，内容太多了。它对此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解释：为什么是二十二种，为什么不是二十一种，为什么不是二十三种，必须是二十二种。关于这方面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光是这些细节就已经非常丰富。

然后，比如男性根（indriya）和女性根——这在当下很有意思，你知道，现在有性别流动性、性别不确定性的议题。想想看，但这些人早就准备好了一切。你看，这些事情的发生……好吧，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结论，我可能错了，但我相当确信通常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某一种根（indriya），比如我们的眼根，我们过度依赖它，然后它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变成了独裁者，不给其他根机会，所以你永远无法保持平衡，因为总会有某个根接管一切。

正是因为这二十二种根之间的失衡，其中一些失衡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某些根虽然没有真正死亡，但——用他们的术语——被“阉割”了，或者说被“沉默”了。它还在那里，但已不能完全正常运作。我认为这真的会造成像暴食症、双相情感障碍这样的问题，甚至是阿斯伯格症。我不是在开玩笑，即使你可能认为我在开玩笑，但我认为这真的会产生影响。它还会造成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这类片面的极端——你真的应该好好想想，因为如果你的某种根变得失衡，你的价值观就会变得非常狭隘和片面。

嗯，是的。所以在这个类别中，有男性根、女性根，还有苦根、乐根（极乐）。有很多，但我只会选择一两个来谈。

有趣的是“信根”——信仰，不是吗？那么你如何用英语翻译它呢？信仰（faith）。现在，这是你需要注意的事情。根据阿毗达摩，信仰是一种根，它就像一种感觉。记住，我已经告诉过你，indriya这个词就像一个统治者，统治着、掌控着你。所以，除了眼根、耳根、舌根等其他根之外，信根也是二十二根之一。

这对你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以前说过，根本不存在“我不是信徒”这种说法——只有佛陀不是信徒。他总是这样说，因为他已经放弃了一切、舍弃了一切，或者说净化了一切观点。所以，我向乔达摩致敬。根本不存在“我不是信徒”这种说法。如果你没有信仰，如果你没有信仰的能力，我想，你的信仰能力已经被削弱了——某种程度上是暂时的，但它会重新生长。

嗯，信根，是的，是一种能力。我只是想选这个来讲。下一个是精进——精进也是一种能力，我们确实拥有它。我在阅读关于精进能力的注释，它确实如其名，非常重要。因为我认为，有时当这种能力受损或失衡时，就会出现像拖延症之类的问题，对吧？但你需要注意的是，拖延症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有趣的勤奋。你知道，躺着什么都不做真的需要付出努力，尤其是在你感到内疚的时候，拖延

就需要额外的勤奋。我只是把这些抛给你，只是想让你知道，阿毗达摩在进行重要的研究之前，确实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

嗯，再详细阐述一下。分类有时会变得非常复杂。例如，这种根可以被分为五种精神能力，然后是五种或六种感官能力，也就是通常的眼、耳等等，再加上我刚才提到的二十二种现象性的根——我想这就是它们的翻译方式。好的，我只是想花点时间，嗯，精神能力可能与你们更相关，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对此更感兴趣，所以我将花一些时间讲解精神能力。

好的，它存在于所有的经典和大乘佛教中。藏语中有一个术语——我不知道该怎么正确翻译，但基本上就是“未出生的”这个意思。所以，这种……宽容，藏语叫“zopa”，是的。你有一种能力，可以称之为宽容，或者“zopa”——英文怎么翻译？除了“acceptance”（接受），还有“tolerance”（宽容）。但宽容这个词的问题在于它带有不喜欢的含义，对吧？你不喜欢它，但我会容忍它——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也许“尊重”更好？不是尊重，不是……不管怎样，通常我们把它翻译成藏语的“zopa”，但“zopa”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含义，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可能是“耐心”，不是吗？

耐心——这很重要。我知道对一个刚接触这个概念的人来说有点难，但是耐心，好吧，非常粗略地说，就是把耐心翻译成任何与空性或非二元性有关的东西。这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如果你还记得，这实际上是这些能力中最……当然，最浅层的耐心你们都知道，深层的耐心当然是你自己的功德、你自己的智慧等等，但浅层的耐心是可以培养的。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我有时会和印度人开玩笑，我总是提到象头神伽内沙——没错，就是那只老鼠。我知道你们大多数人看到它，会觉得，好吧，他画的是老鼠，你从来不会想：哦，一头大象，一头巨大的大象，怎么能对一只小老鼠有耐心呢？这种文化已经培养出对这种不可能之事的耐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它基本上创造了条件和环境，让你能够接受。

你看，现在，如果我告诉你整个浦那市颠倒了五分钟——这不可能，你肯定没有耐心接受。你肯定觉得我在开玩笑。但我说，不，我不是在开玩笑。如果你服用了过量的大麻，你或许会有那种耐心——哦，是的，你可能会觉得这有可能，但这只会持续两个小时。我给你展示的是这种能力——它让你拥有理解非二元性的能力。

好的，当我们谈论这种精神能力时，我们主要谈论的是五种不同类型。好的，第一种是“信”（Saddha），就像“是的，4加4等于9”——这当然有可能，但普通人会认为你疯了，需要去看医生。但对于那些理解了“4加4等于8”这种荒谬之处的人来说，我们会说：是的，为什么不呢？这就是一种信念。

好的，你知道，这次我们正在研究……你知道，我们总是谈论奉爱（Bhakti），对吧？奉爱、虔诚、信仰、奉献。但阿毗达摩对这种被称为信仰、奉献或信念的能力进行了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即使是最顽固的科学家，那些自认为是无神论者、只相信科学的人，也百分之百拥有这种盲目的信念。我的意思是，盲目与否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

然后是毗梨耶（Virya），我认为……对，精进，能量——不仅你因为某种情况而持有这些信念两个小时，而且还有一种持续的信念。然后是念（Sati/Smriti），对，正念，就是这样。大多数时候，当我们谈论正念时，我们谈论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幼儿园水平的东西，比如：哦，注意缝隙——当你去英国地铁站时，那是一个很小的缝隙，那种正念。哦，我的心，注意这个那个，Sati, Sati, Sati。

当我们谈论它究竟是什么时——顺便说一句，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实际上拥有这种能力。你实际上拥有这种能力，只是要记住，某些其他的根统治了你更多，你给予它们太多的优先权，你给予某些根太多的重视，然后它们实际上会创造不同的现象。我实际上听说，大约二十年后，我们将拥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拇指，因为我们发短信太多了——他们管这叫什么来着？嗯……进化？不，他们管这叫什么？呃，突变，对，突变，突变。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他们说，喜马拉雅山出生的狗毛更长，因为身体需要它。所以，如果智能手机不更新、一直保持现在的样子，大约三十年后，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新生儿，他们的手指也不同。有点像这样——你一直在使用的这种有限的的能力正在被取代。所以你的世界已经处于悄然突变的状态，你的世界正在发生很多突变——我想是以信息流的形式，或者以新闻标题的形式，或者以短视频和一些音乐的形式，我想，再添加一些更令人困惑的东西。

在大乘佛教中，每种能力都有其他能力。换句话说，现在你的眼睛只能看，眼睛只能做这些，就像以前的电话只能打电话一样。现在有了智能手机，你甚至可以……煎蛋卷——我有点夸张了，但我的意思是，它已经变成了你所谓的智能手机，对吧？所以现在你的眼睛并不智能，它只是停下来了。实际上，它有嗅觉、味觉和感知一切的能力，而你却变得如此愚蠢——基本上就是愚蠢，呃，是的，笨蛋，我想这可能是最好的词——愚蠢的眼睛，愚蠢的鼻子，愚蠢的这个。

好吧，所以，是的，我刚才在谈论正念，比如内观。所以你需要知道的是，你拥有这种能力，而像止观这样的技巧就是真正投入到你所拥有的这种觉知或记忆的能力中去。听完这些，你应该这样想：有时候我们会说“哦，我无法集中注意力”——严格来说，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当你说“我无法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说“我刚才在看 Facebook，或者在做其他事情”。我把大家都搞糊涂了，我能感觉到。

然后，当然还有般若（Prajna）——现在就闭嘴，智慧，理解真理。这很重要，尤其是在大乘佛教中，他们经常谈到它，特别是弥勒菩萨，他在《北续》中大量讲解了这一点。对于那些听过他教诲的人来说，他谈到，对抗所有干扰、情绪、障碍和退转的最佳解药、最直接的解药，就是佛性。但他总是说，这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他一直在说：哦，我有很多问题、很多烦恼——好吧，但你一直都有解决方案，它从未离开过你，它一直都在那里，即使你想忘记它，你无法改变它，它一直与你同在。佛性就在那里，等待着被你去认识。可以说，它是最好的——它就在那里，你可以在泥潭里翻滚两千年，它依然在那里；你可以在山中与瑜伽士一起修行七千年，它也不会变得更好。任何障碍都无法改变它，任何加持都无法改变它，它本身就是完美的。

这在大乘经典中有很多教导，但无论如何，这非常非常粗略浅显。嗯，我希望这能成为你理解并真正寻求阿毗达摩知识的一种小小的开胃菜，特别是想要了解根（能力）的人。

好的，现在跳跃。这应该不难理解——有为法与无为法，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在关于根的研究中，嗯，在某种程度上……是什么？嗯，是的，他们对此非常非常感兴趣，他们研究这个。很多东西都融入了他们对有为法、人为制造现象的研究中。你知道，就像印度薄饼（chapati）是由面粉、水和火复合而成的，厨房里……我不知道，但印度薄饼最重要的成分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面粉，也不是水——不，是次要的、第三级的成分。实际上，印度薄饼最重要的成分是这个认为“哦，这就是印度薄饼”的人的心识。你明白吗？因为很明显，如果你把印度薄饼给蚂蚁看，它们会想到别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佛教的标准论点。

总之，有为法。这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再说一遍，在数量上，关于什么是有为法，有很多很长的讨论。好吧，但简单来说，我刚才说的……无为法。这是许多佛教徒争论的地方。

像毗婆沙师（Vaibhāika）这样的学派可能会主张，像天空（南喀/Ākāśa）这样的空间，以及未经人为造作的法——比如涅槃（Nirvāa）、灭（Nirodha）——都属于无为法。

但许多其他佛教流派，特别是中观派等大乘学者，并不认同这些观点，因此围绕这些话题展开了漫长的讨论，也造成了许多困惑。例如，弥勒菩萨曾使用“无合佛性”之类的词语，令许多人感到困惑，引发了激烈争论，至今仍未平息。不过，大多数争论其实也是有益的，因为它们确实有助于提升般若智慧。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困惑：佛性究竟是有合的还是无合的？有些人会回答说当然不是有合的，但另一些人会反驳说：不，它必须是有合的；它甚至不是一种现象，不可能是无合的——因为无合的现象只有在与有合的现象相对时才能成立。如此这般，争论不休。

但你看，当你阅读像《宝性论》（Uttaratantra）这样的论典时，会发现它使用了诸如“光明、灿烂、辉煌、无瑕”之类的词语。不只在《宝性论》里，在许多大乘经文中，也同样使用这样的语言，仿佛其中蕴含着某种美好的东西。显然，这些语言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力量——“幸运”、“虚无”、“光明”，这些词语传递着截然不同的能量。

尽管大乘佛教徒一直争论说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但这自然引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用“虚无”或“光明”这样不同的词语呢？答案是：佛陀的所有教义都是为了将众生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众生身陷各种各样的束缚之中——对于那些被烦恼缠身的人，就使用比“空无”更能传递某种圆满感的词语；而对于那些倾向于虚无主义的人，则用“光明”来引导。“空无”这个词，在《阿毗达摩》的后半部分也再次出现。

以上就是对有为法与无为法这一阿毗达摩主题的非常简略的介绍。

接下来有一个主题我本来想跳过，但还是简单说一下，那就是"不相应行"（viprayukta-saskāra）。先说"无情法"，也就是没有意识的东西——比如一块石头，粗略地说。我知道很多人认为石头有意识、花草有意识等等。

说到这个，我想起我去过东京一个非常有趣的博物馆，如果你去日本，一定要去。那是一个专门展示鬼魂的博物馆。日本人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传统——我想他们称之为"付丧神"之类的，是关于器物附灵的传统。博物馆里展示着各种各样的精灵鬼魂，筷子的鬼魂、扇子的鬼魂、扫帚的鬼魂……这些在佛教论典中是找不到的。顺便说一下，佛教徒谈到六道时，实际上远不止一个鬼道；就连在描述地狱道时，也提到了两种特定的地狱，据说那里有类似柱子一般的東西。

总之，回到正题。简单说：无情法，比如桌子；有情法，比如我们这样有意识的存在。好，我总是记不住那个词的英文翻译——"不相应行"，对，就是这个。今天先跳过，也许明天再讲，我需要复习一下。

好吧，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好奇。既然我已经提到了，你一定想知道这个神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它真的很有意思——它既不是无情的，也不是有情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不相应行"。让我举个例子来帮助你理解。

说到戒律——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可以发菩萨愿，发愿"直到一切众生证悟成佛，我都会如此坚持"，这个愿只要你不舍弃、不违背，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比丘的具足戒则不同，它会在两种情况下终止：一是你死亡；二是犯了某些特定的根本重罪，比如故意夺取一个具有成为人类可能性的生命。当然，这需要加以限定，并不那么简单。举个例子：假设一位僧侣拿起刀走向某人，而那个人本想杀另一人；但在那人真正死亡之前，这位僧侣自己先死了——那么会发生什么？这位僧侣并没有违背具足戒，因为那个人并没有真正死去。这种精确的细分，正是在戒律中所要深入学习的内容。今天不必深入探讨，我只是举个例子。

不相应行不是那个意思，明白了吗？好，抱歉我说话有点直接，但我必须这样说，这样你才能明白——如果没有男性器官，就不能成为僧侣。这能给你留下印象吗？能帮你理解我在说什么吗？不相应行——它既不是有情的，也不是无情的，而是一种"形"。

顺便问一下，你以为佛教徒是凭空编造了这些概念，认为它们在正常的世俗世界中并不存在吗？不，它们是真实存在的。以下这个观点是我的假设——其实也不完全是我的原创，功劳应归于坎贝尔，我曾和他一起研究阿毗达磨。我们当时在德里的钱德尼查克，时值冬天，那里很冷清，因为冬天是印度的婚礼旺季，到处都是婚宴。我开玩笑地问他："这里发生了什么？"他回答说："哦，你不知道吗？这里有很多'不相应行'啊。"我问："那是什么意思？婚姻？"——你明白吗？这个笑话不一定能让你立刻领会，但我觉得已经很接近了，你懂我的意思。

这在阿毗达磨中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好，我想我没有遗漏什么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不深入细节了——这个主题确实非常复杂，我自己也记得不太清楚了。

好，那么接下来快速浏览一下阿毗达磨的其他重要内容。如果你有兴趣深入，之前有很多相关注疏，但我现在时间有限，先至少介绍几个同样重要的主题。

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是**因缘与果**。这是一个大题目。粗略来说，光看标题就应该能明白大意了——因缘与果，听起来很容易理解，对吧？很简单。但"因"如何定义？不同因缘如何分类？什么构成了"果"？因与果之间有哪些悖论？还有，何时不再是"因"、何时转变为"果"，或者两者都不是——这之间的界限在哪里？这是个非常大的话题。实际上，这个主题自然地引向了对业力的深入研究。

通常在世俗世界里，当我们谈论因果关系时，人们总会想到物质性的例子——比如番茄：番茄的因是什么，番茄的缘是什么，结果就是番茄，诸如此类。但阿毗达磨在这方面其实最不感兴趣，而且阿毗达磨近来也因此遭受了一些误解。

你们知道，阿毗达磨的著作中提到了"地球是平的"——我相信有些人听说过这个，因为阿毗达磨有一章专门讲宇宙论，里面提到了须弥山等等。很多现代学者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就是整个学说的全部，非常陈旧过时。但他们忽略了一句话——尤其是在那一章的开头：《阿毗达磨俱舍论》(Abhidharmaśāstra)的第一句话，实际上已经点明了一切。这句话被人们完全跳过了，我猜只是因为它是短句，所以他们以为无关紧要。今天我想解读一下这个词。

"世界"(loka)这个词，是从梵语翻译过来的，它包含两个相互对立的含义：一个是"衰败、崩塌、不断崩溃"，另一个几乎是它的反义词——"稳定、坚实、不可动摇"。"世界"(loka)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这样的张力。

相比之下，英文的"world"是什么意思？我不太确定，但如果它指的是"圆形的东西"，那反而更接近真相——这样更好，实际上更贴近实际。

无论如何，《阿毗达磨俱舍论》在开篇就已经指出：这个宇宙的形态种类繁多，无穷无尽。你想要圆形的，有；你想要扁平的，有；东方有半圆形的大陆，北方有方形的大陆。这些形态在印度教宇宙论中同样有所描述，据说也都位于须弥山的周围。

这正是关键所在。"你想要什么？免费奉送，全都是你的。"所以——"世界是你的，天空才是极限。"然而实际上，就在"我"这个词里已经藏着另一个词，你真的应该好好留意。还不止于此，还有另外两个词。

现在这一点非常重要。你看，形形色色的、这个摇摇欲坠却又并不真正崩塌的、各种各样的世界，皆来自不同的业力层面。所以，在七世纪，每个人都认为世界是平的。是谁发现了世界？不是克里斯托

弗·哥伦布吧？那是谁呢？是达尔文吗？他真的发现了世界？好吧，总之，在有人发现世界是方形的、或者是圆形的之前——这正是我在这里想说的。到底什么是"环绕"？什么是"平面"？你知道，我们以为自己是真实的，这真的需要深入研究阿毗达摩才能弄清楚。在我看来，人们说世界是平的，就好比说你是伊丽莎白一世一样，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只是图个方便，反正他们就是这么想的。

回到因果这个话题，因果的类别、条件、结果，有许许多多。我想让你们注意两件事。通常在佛教中，当你谈到因果关系时——嗯，这就是佛教的核心。我之前在谈到恰巴提时说过：记住，当你谈到因果关系时，心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你不能不谈心而去谈论因果，这可能正是佛教对因果关系的研究与唯物主义科学家那套说法的根本不同之处。我和很多人就这个问题争论过很多次，后来我意识到，这就像猫永远读猫的报纸、老鼠永远读老鼠的报纸一样——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双方永远不可能达成共识。

作为一个深受佛教思想熏陶的人，我的想法大致是：你不能断言存在一个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体。这是我成长过程中形成的观念，尤其是在大乘佛教的熏陶之下。所以我常举这个例子：你们有些人，这辈子第一次见到我是什么时候？在见到我之前，也许你们听说过我——那你们第一次见到我，究竟是什么时候算？在那之前，我存在吗？

这就是论点所在。我们有时候确实存在，但很多人很难理解这样一件事：在你们见到我之前，在你们听说过我之前，我并不存在。你知道，条件——哦，你看起来年纪不小了，大概五十年前，或者六十年前，你肯定在某个地方的地板上爬来爬去，大吉岭什么的。是的，这些你都能想象，你甚至可以想象：嗯，十年后我可能看起来像甘地。所有这些你都能想象，这倒不重要，但所有这些都是你用心去做的。有一点你需要知道：当佛教徒谈到因果关系时，心的参与是必要的。你不能谈论相互依存的条件而绕开心——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说一切事物、一切现象都是有条件的，而在所有条件中，心是最重要的条件。因此动机、修行等等，都从这里生发出来。

这是你需要注意的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想根据阿毗达摩来研究因果关系，或者更深入地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探讨——我会说，如果你不把空性与无我引入因果的讨论，你最终会走到创世论那里，走到至高无上的造物主那里。在佛教中，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与宇宙大爆炸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当然，你不会真的去礼拜宇宙大爆炸，但实际上你就是在礼拜它——就像你在做宇宙大爆炸的修行一样，你不叫它修行，但你就是盲目地跟随它。不仅如此，你还必须断言世界末日、末日审判。如果不把空性或无我引入因果的讨论，这些结论就无法避免。这两件事，阿毗达摩的注释者们有精彩的论述，世亲菩萨当然也有深入的阐发。关于因果关系，我能分享的大致就这些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

嗯，我想知道梵文"sattva"这个词用印地语怎么说——请尽量准确地翻译。英文怎么翻译？"有感知的存在"。好的，就是这个。你知道，"有感知的存在"，对，就是这样。粗略翻译是这样，但我认为藏文中对应这个词的翻译非常有意思，你需要留意。藏语里，"sem"是心、意识，"chen"是"具有"——所以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含义："一个具有心识的人"。哇，这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你看，我告诉你，那

些古代翻译者真是太了不起了，我真的打心底里佩服他们，他们实在太聪明了，真正用心良苦。用中文怎么表达？"一个具有认知的人"，"一个与……同在的人"——

好吧，讲得有点快了，关于"灵魂"这个问题也许有人会误解。"一个有意识的人"——你看，这个人没有意识；嗯，我不知道，也许有，但这个人没有意识；我有意识——同样一条链条。

好吧，我再补充一点。抱歉有点乱，但能怎么办呢？我给你讲一个密宗的概念。他们会说：哦，太棒了——戴耳环的女孩，就像那个有意识的人一样。那这个人是谁呢？答案是佛陀，戴耳环的佛陀，有意识的佛陀。如果还能更进一步，一些非常大胆的密宗修行者会说：这个佛陀——于是女孩现在摘下了耳环，女孩的耳朵裸露了。所以当你成为佛陀时，你就脱去了意识、脱去了认知，赤裸的法身，等等。我们不必深入探讨太多。

我简单说说"有情" (sattva) 这一章的内容。关于有情，整整一章都在那里，其中也包含一些非常复杂的论点，因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女孩是什么时候开始戴耳环的？是今天早上吗？还是她从出生起就一直戴着耳环睡觉？她生来就戴着耳环吗？等等等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很多。当我们深入到这个层面时，运用相对真理与究竟真理的分析框架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因为当你问"她最初是什么时候戴上耳环的"，你就触碰到了那个导致许多宗教产生的根本性问题——世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最初是这样的，然后神来了，然后日月出现了，你还记得吗？

但对于佛教徒，尤其是像世亲或无著这样的人来说，当你问"它最初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们会坐下来：嘿，你现在在谈的是究竟真理了。记住，尤其是在密宗中，我从未说过你真的喝了毒药，我只是说你梦见自己喝了毒药。如果你真的要追问我，我需要知道这个意识的"出厂日期"，我要求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答案，而其中一个答案是正确的，就在此刻——这就是你所拥有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从阿毗达摩到密续，佛教徒都如此执着于当下。如果你上过佛教课，都会听到这些：不要沉湎过去，不要妄想未来，你所拥有的只有当下。

当然，我可以在拜伦湾一家不错的咖啡馆里这么说，而且这招很管用，也能卖出去。但实际上，当我"卖东西"的时候，我并没有真正用上这套哲学背景。说白了，我卖给你一块黄铜，我知道你以为它是金子，但我保持沉默——因为时间不多，你想要的只是那个闪闪发光的金色小玩意儿，然后你会想：好吧，为什么不呢？它很便宜，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于是你心想：哦，谢谢，这真是珍贵的黄金。我说：好的，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全部。

但如果你真的想通过阿毗达摩之类的研究来深入解读这一切——比如关于"开始"的问题——那就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了：进化论、创世论等等。然后当然你会进入大乘佛教的层面，他们甚至不相信某些东西，比如"现在"——你说的"现在"是什么意思？这听起来就像……用过的纸巾，你明白吗？就像用过的纸巾已经没用了，已经被用过了——他们就是这么想的。

嗯，好吧，我让你们问几个问题吧。也许这太晦涩难懂了，连跳舞都跳不起来。今天下午回来的时候

，请再问我一些关于这些内容的问题，我会尽力回答，但我不能保证给你完整的解释。

哦，对了，今天下午，因为有些人要求我进行一些能量传递，我会传递一些文本，供那些不一定与这些能量传递相关的人使用，比如陀罗尼和咒语。你不必来，请尽情享受。这里有很多不错的书店和咖啡馆，还有卷心菜……你要唱歌吗？嗯，我本来想投诉一下，但也许等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再说吧。

记住，这是关于印度薄饼（恰巴提）的比喻——为什么空间不是一个……做印度薄饼的关键就在于空间，没有空间什么都做不成，对吧？没错，但空间仍然是次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空间是心的造作，他们会这么说。但其他所有东西也都是心的造作——没错，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谈论花朵、空间、火焰等等，但心就像是那个最根本的条件。

嗯，我手头有微米级的测量工具……爱与慈悲，至少在我读的那本古德曼的精彩著作中，并没有被列入因素清单。是的，它们隐含在“非暴力”里——这很有意思。你会如何解读？止息苦难的道路，你知道，它是隐含在里面的，就像它就在那里，就像四圣谛的第二圣谛一样。但我很好奇，既然它们是如此重要的因素，为什么没有单独列出一个类别？而且他们也没有列出般若，只有世俗般若，对吧？我的意思是，这确实有点令人困惑。我会想想，这真是个大挑战。不不，我是认真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可以考虑一下，明年再告诉你吧。

有很多事情需要补上。……你好，嗯，先介绍一下背景吧。

"我一直以来都比较理性，因为我的成长经历和西方教育让我相信，科学代表了现代理性所能提供的一切。科学基于可证伪性原则。但佛教中有一个让我难以接受的问题是：为什么佛教中没有可证伪性之类的概念？我知道信仰，但为什么佛教中没有可证伪性？"

"哦，你是说佛教？哦，它其实有一种可证伪性的逻辑。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的天哪，他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好吧，当然。有时候，逻辑与理性的概念似乎会变得非常局限，因为我们被训练成这样思考。那么，我们该如何摆脱这些逻辑概念的束缚？有什么最快或最有效的方法吗？"

"嗯，有几点可以谈。好，我们来谈谈理性，对吧？理性——你怎么把它翻译成印地语？婆罗门？婆罗门，就是那个词，对吧？它们很相似，有联系，好吗？关于婆罗门这类东西，已经有很多研究了。我用你们的语言——理性——在佛教研究中有时也会用到这个词。但这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在谈论觉知，而是在谈论你们所说的推理逻辑，好吗？"

"现在，关于理性，佛教中实际上谈到了四种不同的理性，关于这四种理性有很多论著。第一种，是：如果你种番茄，长出来的是番茄，而不是大麦——这是一种理性，好吗？这是第一类。有点像：如果你磨碎咖啡豆，放进意式咖啡机，然后按下那个按钮，咖啡就会出来。是的，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追问的东西，就像行动，某种制造——你怎么知道这会产生那种结果？这是第二类。"

"第三类……大概就是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谈论的那种理性，你知道，嗯……这其中有很多漏洞，比如：'哦，民主显然是最好的制度'，就是这种说法。自由主义者有很多这种论调，你知道，存在某种人为制造的理性，它是一种理性……哦，天哪，不，那是非理性的，我们不相信那种非理性！但是，'二加二等于四'，就是那种……我没有给你完整的描述，但大概就是这样。"

"现在，佛教徒有第四种理性，这很有意思：水是湿的。儿子，你说得对，水是湿的，火是热的——就是这样。那么你就无法反驳它，不需要争论，不需要评估，不需要证明——水是湿的等等等等。第四点，佛教徒会说万物皆如此，这是整个宇宙中唯一存在的理性。所有其他所谓的理性主义，都是一种伪装——就像黄铜被当作黄金。记住，黄铜被理解为黄金，那种理性，如果让你感到满意，你可以拥有它，但它实际上并不真的理性，只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用户友好型的，实用型的，是的，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理性。"

"那么真正的理性是什么？只有一条，甚至认为水是湿的，也不算是第四点。根据佛教，我们永远不知道鱼是否认为自己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真正把这一点排除掉。唯一终极的理性是万物皆如此，就是这样。你不能反驳，你必须接受这一点。它有什么用处？非常有用，因为万物皆如此。你可以看着它，认为它是一朵玫瑰，一朵美丽的玫瑰——但我认为这朵玫瑰并不美丽，因为多亏了空性，一切都是……我隐约怀疑，你所拥有的印度式思维可能与此有点关系，是的，没错，它会以某种方式奏效，就像玛雅幻象一样，非常重要。但我认为，这第四种理性体系，并不是现代理性的开明浪漫主义者所谈论的那种，我不这么认为。嗯，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

那些无法接受世俗业力的人，我们该如何对待他们？

"我刚才说过，这真的很难，有很多很多人不接受业力。首先，很多人很难理解什么是因果——世俗业力。实际上很多营员都证实了这一点，许多闭关营更容易教授空性，而业力真的很难教授，这有很多原因。嗯，好的，然后还有一些人部分理解。他们部分接受因果论，因为他们相信因果循环效应，所以觉得这肯定是对的。但我认为他们的因果关系理解得还不够深入，并没有真正超越某些层面。此外，他们接受因果论，但要说到与依存或缘起相关的层面，这就非常罕见了。缘起非常罕见。那些想了解的人，喇嘛东噶巴有一篇非常优美的经文，阐述得非常清楚，你应该读一读，它叫做《缘起赞》，非常好，非常优美。"

"大家好，今天早些时候你谈到了无缘相——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它们与心识无关，对吗？"

"无缘相，这就是你说的吗？哦，是的——你确定要谈到这个吗？我一直努力让你忘记这个。好的，让我想想，稍后再回复你。"

"好的，谢谢。"

"大家好，我叫拉杰什，来自浦那。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心智在身体的哪个位置？科学说它在大脑，但在人体的哪个位置呢？根据佛陀的说法，他对此是怎么说的？"

"哦，哇，如果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会被佛教徒赶出去的。真的！如果我说它在这里，那就完了，明天我就得离开佛教了。真的，如果我说——你知道，我一直在寻找，寻找，寻找……我真的找不到答案。然后我的师父会说，'好吧，不错'，他们会这么说，但接着会说，'继续，继续'，然后把我送回山洞。这就是我的答案，够好了。"

"不，这是你和你师父之间说的话，但是佛陀是怎么说的？"

"佛陀？佛陀？昨天他说了三句——三句的答案，这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矛盾。正因为如此，你知道，我刚才告诉你，如果我回答说'哦，我的心在这里'……科学说它在大脑里。我不知道科学是否真的涉及'心智'——它们有吗？我不知道，对吧？它们没有。我不认为他们会谈论那个——我不这么认为。"

"好的，路易斯，是的——如果'当下'是一个过度使用的词，抱歉，如果'当下'是一张过度使用的纸巾，那么当它是的时候……哦，我明白了，过度使用的纸巾。那么我真的不知道该问什么，但是你如何处理一张过度使用的纸巾？"

"但你有点像在煽动。你看，我只是在胡乱扔东西而已。让人有点困惑。希望在困惑之中，你也会对以下内容感兴趣：等等，我现在想知道的是，过度使用的纸巾——因为它会为你创造一个空间，让你听到像大手印或大圆满这样的词语。是他们这样说的，不是我。所以，这是一种概述性的纸巾，是的。他们也以不同的程度说过这些话。"

"好的，那你的问题是该如何回答？先生，如果你的问题是关于大手印或大圆满这样的部分，你该怎么办？如果我再说一遍，我就会被赶出去。我读过一本禅宗的书——实际上是禅宗，他们非常好，禅宗的禅师们。我读过类似这样的东西，我正在把它记在某个地方，它说：'如果你对一个问题有答案，禅就死了。'多么精辟的陈述！就是这样，谢谢。"

"但顺便说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不仅仅是一些诗意的谜语，这就是生活的真实面貌。此刻正在发生的一切，这些所谓的高深语言让你感到困惑——其实根本算不上高深语言。如果你真的仔细听，就会发现这简直就是最原始、最粗犷的牛仔语言：不要去想过去，也不要去想未来，就在此时此地。这就像直接来自怀俄明州或堪萨斯州的粗犷语言。如果你想要更像纽约人或芝加哥人的表达方式，那么：吸气，呼气，想想所有有情众生，给予他们爱，给予他们菩提心，就像这样。这样你就能用芝加哥的思维方式思考了。好了，我们去吃午饭了。"